

晚清小說期刊

新小說

第十三至十六卷



乙巳正月

新小說

上海廣智書局發行

(每號定價三角半)

第貳年第一號

(原第拾參號)

清太 后 那 拉 氏



新小說第貳年第一號目錄

光緒三十一年元月

●圖畫

清太后那拉氏

●歷史小說

痛史

第十三回胡子忠再闢安撫衙 山神廟結義狀定伯
第十四回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

我佛山人

●社會小說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
第十三回擬禁烟痛陳快論 視賍物暗尼佳人
第十四回宦海茫茫窮官自縊 烽烟渺渺兵艦先沈

我佛山人

九命奇冤

第三回接京國陳大人賣關節 除孝服凌貴與考鄉試
第四回盼鄉榜焦心似沸 講風水信口開河
第五回論柴米家庭現醜態 恣鼓簧中表動爭端

嶺南將叟重編

●科學小說

海底旅行(續第十)

紅溪生述

第十九回駭壯觀水中巫峽 驚座客艦外蛟人

●寫情小說

電術奇談

第十三回破陰謀奸徒中毒 尋死路鳳美投河
第十四回十家巷佳人櫻小恙 時敏街偵探叩芳踪

東莞方歷周譯述

●法律小說

宜春苑

無敵美齋譯

●偵探小說

毒蛇圈

第十一回孝娃姪委曲承歡史太太殷勤訪友
第十二回顧蘭如呈身探瑞福陳家肅立志報師仇

上海知新室主人譯

●創記小說

嘯天廬拾異

嘯天廬主草稿

俠骨義盜

奇

祈黃樓主人

警黃鐘傳奇

第五回廷諍

錄

小說叢話

一六五

歷史小說
痛史

我佛山人

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開安撫衙 山神廟結議狄定伯

且說安撫衙門的人。亂做一團。一個個交頭接耳。議論紛紛。聞得縣令來驗屍。大家又忙着打聽。誰知這縣令也驗不出甚麼道理來。忽然大堂上一個小廝。大叫道。在這裡呢。在這裡呢。衆人不知何事。一閃又到大堂上去。只見那小廝。抬着頭。在那裡指手畫腳。衆人仰面一看。嚇了個魂不附體。一齊亂嚷起來。一時縣令及幾位師爺。都來看。縣令道。這個刺客的本領。也就非凡。那麼高的正樑。他竟能把刀插上去。內中一個師爺。戴起了近視眼鏡。把那紙帖上的八個大字。一個一個的。細辨出來。後頭那一行小字。還是看不見。叫眼睛好的人。念給他聽。他聽了。吐舌道。這個胆子還了得。正說着。人報中軍到了。原來這中軍。昨夜也擁了民間美女。飲酒作樂。不覺過醉。直睡至紅日三竿。左右聞得這事。急急走到帳內。把他千呼萬喚。方得起來。還是宿醉未醒。聽得這件事。老大

吃了一驚。忙忙過來。正遇着師爺們。同着縣令。議論這刺客留刀的事。中軍抬頭一看。也覺吃了一驚。想了一想道。這厮合當命盡。他既然說今夜來取刀。待我今夜點齊了本部人馬。在這裡守着。不怕他會飛上天去。又對縣令道。說不得貴縣也要辛苦了。費心也點齊了通班捕快。今夜在這左右。帮着巡邏。僥倖拿着了刺客。大人回來。彼此也有個交代。內中一個師爺道。不如此刻先派了兵。挨家搜查。各處要路隘口。多派人把守盤詰。中軍聽說。連連稱是。馬上就發出號令。各處大索。又叫縣令派了元差。跟着衆哨官。百長。什長。分頭搜查去了。宗胡兩人。正在竊竊私議。胡仇心下明白。只因此時衆寓客歷亂異常。房外不住的有人走動。不敢輕易說出。恐怕洩漏機關。只有宗仁急的搓手頓足。又不敢露出形色來。恐怕犯了人家疑忌。其實同寓客人。那一個不是忙着趕路的。今聽得已住之客。不准放行的號令。那一個不急的搓手頓足。唉聲歎氣。不過宗仁是有事在心的人。格外提心吊胆罷了。正在惶惑之間。那搜查的人到了。

一聲叱喝。把一座客寓。重重圍住。當先一個哨官。跟着一名縣差。帶了幾十名兵丁。一闕而進。先是每一個客房。派一名兵丁守住。那哨官親身一處一處搜過來。跟隨的人。帶着就搶掠金銀。一間間翻箱倒匣。摧牆倒壁。的搜過。可憐有一個被他行李內搜出一把裁紙刀。一個搜出一把扞腳刀。也被他當作兇器。登時鎖了。押到縣裡去比問。真個是馬槽廁所。沒有一處不搜到。後來搜到大仙的那一間。宗仁更是提心吊胆的。兩手捏着一把汗。只見那店主人跪倒稟道。這屋裡向有大仙居住。求老爺免搜。那轆哨官喝道。胡說。莫不是你這裡藏着奸細麼。那店主不敢再辯。連跌帶扒。退了下去。那哨官舉足一踢。碎亂把門踢開了。先自進去。後頭跟了六七個人。在屋裡四面一看。並沒有東西。連個桌椅也沒有的。那哨官反動起疑來。細細的四下裡找尋。忽見一處地下的泥鬆了。凸了起來。就叫手下發掘。掘下了三四尺深。忽覺得一股腥氣。直刺鼻孔。一個兵丁。舉動鐵鍬。再掘了一下。不好了。掘出禍來了。只見地洞中。伸出了

一個碗大的蛇頭。吐出三四寸長的舌頭。往上一噴。那兵了早着了毒氣。暈倒過去了。嚇的衆人。一聲大喊。跑了出來。大叫捉蛇捉蛇。那蛇不捨。蜿蜒蜿蜒。往外追來。這裡面搜查的人。一個個都是赤手空拳的。奈何不得。內中有個機警的。連忙出去招呼了有兵器的進來。一陣大刀長矛。亂刺亂砍。那蛇騰躍起來。拿尾巴打傷了幾個人。方纔被衆人殺死。細看他時。真有碗口粗細。一丈來長。想來這間屋子。一向是他在這裡作怪。住的人住得不安。無知的愚人。就說是有了大仙了。閑話少提。且說當下那哨官。叫把擊了過去的兵丁。拖出來一看。已是無救的了。又傷了幾個人。也就無心搜查。有那未經搜查的。也不過胡亂翻了一遍。就算了。宗仁眼看着他們去了。方纔放下心來。然而不見搜出自己的包裹。却又納悶。胡仇道。大哥不必心焦。那東西我早就安放了一個妥當去處。包你不誤事就是了。宗仁不知此中緣故。仍是悶悶不樂。且說那中軍當日抖擻精神。要捉拿刺客。不到日落。就傳令衆軍士。飽餐一頓。到得黃昏時份。便

點齊人馬。把一座安撫使衙門。圍了個水洩不通。衆軍士一律的弓上弦。刀出鞘。又叫了兩小隊。分佈在大堂、花園等處。只等刺客到了。一齊動手。中軍又出下號令。如有能捉住刺客者。回明安撫大人。破格行賞。偷刺客當面。仍被逃脫者。即照軍法從軍。你想衆軍士那一個不圖賞怕罰呢。一個個都振起精神。磨拳擦掌。等待捉人。那中軍官。身披掩心甲。佩了腰刀。不住的內外巡邏。那幾位師爺。已是嚇的手足無措。他們本是分着房間居住。到了此夜。天尚未黑。便商量要住到一屋子裡來。立叫小廝。支起鋪來。關上房門。下了門栓。又抬了一張桌子。把房門堵住。恐怕不夠。又七橫八豎的加上幾把椅子。又支上一床薄被。把窗戶擋住。收拾停當。有兩個格外胆小的。早就鑽到床上。抖開被窩。連頭臉住。有兩個自命胆大的。還要商量今夜如何睡法。一個說。要點燈睡的好。就是刺客來了。也可以看得見。一個說。燈是點不得的。點了燈。要被他看見。反爲不美。一人一個主意。正在爭執不已。猛回頭看見先睡的兩個。在床上抖的連帳

子也動了。不覺打了個寒噤。也不管三七二十一。頭鑽到床上。也陪着他發抖去了。不提這裡慌張。且說那中軍官巡出巡進。不住的喝着口號。叫留心呀。留心。後來巡的乏了。就坐在大堂上休息。抬頭看着那把雪亮的刀。暗想看他如何取法。忽又回想到。我坐在這裡。是嚇的他不敢來了。不如藏在暗處。張弓搭箭。等他來時。給他一箭。豈不是好。想定了主意。便走出廊外。揀個黑暗去處伏住。也不去內外巡邏了。只眼睜睜的望着那刀。守到三更以後。大眾都有點困倦了。忽報說後面馬房失火。中軍此時隱身不住。忙忙出來。分撥兵丁去救火。方纔分撥定了。又報中軍府失火。中軍官道。不好。他這是個調虎離山之計。我不能去。只分派得力人。回去撲滅就是了。這個時候。他一定要來了。衆軍士們小心呀。一聲未畢。只聽得撲通一聲。又是撲通一聲。屋頂上掉下兩個人來。衆兵一齊大喊道。刺客來了。刺客來了。舉起火把。圍上前來照看。中軍也忙着來看時。却不是甚麼刺客。原是本標的兩名哨官。一個已是跌得頭破額裂。腦

漿迸出。眼見得是硬了。一個未受重傷。還能說話。中軍喝問道。你們做甚麼來。那哨官道。我們二人。商量着刺客一定從房頂上來的。徒在底下守着無益。我兩人曾學過飛走的工夫。因此同他兩個。同登屋頂。分做東西兩處屋角守着。方纔看見大堂屋脊上。好像有個黑影子。我連忙趕過去。看見那一個也趕到那裡去了。我兩人合在一處。却看不見人。不知怎麼。覺得脚下絆了一絆。就跌了下來了。中軍聽說道。不好。這時候管保到了。抬頭看時。咯噔一聲响處。中軍只喊得一聲噯。那呀字還沒有喊出來。身子便倒了。衆兵士這一驚。非同小可。上前一看。便一齊發出怪聲喊道。不好了。中軍爺着了鏢了。這一聲喊。大堂上下一切守看的兵士。都圍了過來。兩個百長。忙叫先抬到堂上去。這是刺客放的鏢呀。衆兵士七手八腳。忙忙抬了進去。大衆還抬頭一看。道。還好。刀還未拿去。你看明亮亮的還掉在上面呢。這一鬧可鬧的不得了了。安撫衙內搜他一個人馬沸騰。又忙着防刺客。又忙着救中軍。誰知他這一支鏢。不偏不倚。恰恰

中在太陽穴上。那裡還救得過來。一面將鏢拔下。他早大叫一聲。氣就絕了。此時上下無主。只得飛跑到裡面。報與衆位師爺。誰知一處處的房門。都是敞着的。末後找到一個房間。門雖關着。却是任憑你把門打得如同擂鼓一般。裡面只是寂無聲息。這報信的嚇得沒了主意。跑到外面去。大叫道。不好了。衆師爺都被刺客殺了。大衆聽了。慌做一團。內中就有個哨官出來做主。一面報縣。一面用流星馬。到河南路飛報。不一會縣令來了。慌慌張張。驗了中軍。派定人守護了屍首。又到後邊去要驗衆師爺。叫人撬開房門。推開桌子椅子。看時。只見六七頂帳子。在那裡亂搖亂動。一個便叫道。不好了。刺客在房裡呢。翻身就跑。縣令恰纔要進去。倒被他嚇的倒退兩步。後來有兩個稍爲胆大的。約了一同進去。剔起了燈亮。揭開帳子一看。只見一團被窩。在床上抖着呢。拉開被窩看時。內中一位師爺。唇青面白。嘴裏三十二個牙齒。在那裡打着關。說道。大大大大。王饒命。這兵丁伸手拉他一把道。師爺莫怕。刺客去了。呀。師爺的手。怎樣

濕漉漉的。扶起他看時。渾身上下。猶如水裡撈起的一般。可憐這是他出的冷汗呢。不曾叫他汗脫了。還算好。那位師爺定了定神。看見攙他的人。是個韃兵打扮。方纔放了心。一面縣令也進來了。一個個的都抖了起來。縣令看見一衆師爺無事。方纔略略放心。仍舊出到大堂。分付把中軍屍首停好。代他解去了掩心甲。忽見他的腰刀。只賸了一個空鞘。刀却不見了。此時衆人防刺客的心都沒了。亂烘烘的不知亂些甚麼。此時聽說中軍爺的刀不見了。一個便道。不好。中軍爺的刀。是寶刀呀。不見了。還了得麼。回來中軍爺問起來。怎麼回話呢。一個道。吓。人也死了。還會問你要刀麼。這一個方纔笑了。縣令在大堂上。踱來踱去。搓手頓足。急不出個主意來。猛抬頭看見樑上插的那把刀。忽然想起道。早上來時。那刀子沒有那麼大。好像換了一把是的。莫非他們捉弄我麼。想罷便對那哨官說道。怎麼樑上那一把刀子。好像不是早起那把了呢。一句話提醒了衆人。留心細看。就有中軍貼身的親兵。認得是中軍的刀。便道。這是我們

爺的刀呀。怎麼飛到上頭去了。衆人留心再看時。那紙柬兒也換過一張了。只是燈光底下。看不大出是寫的甚麼字。縣令便同哨官商量道。這光景只怕又是那刺客所爲。莫若把他拿下來罷。哨官道。我們天尚未黑。就守在此處。寸步未曾離過。他那裡就換得這樣神速呢。沒奈何先把他拿下來罷。萬一他揮不穩。掉了下來。又鬧出事。於是分付兵丁。拿梯來取。可奈沒有這個長梯。恰好兩處救火的回來了。就拿那救火梯子進來。誰知仍舊搭不到正樑。又取過一張桌子。墊了梯腳。方纔搭住。扒上去取下來看時。正是中軍的寶刀。此時縣令心中還疑心衆人拿他捉弄。再看那紙柬時。却是並未換去。不過上面又加了一張。寫的是「原物取還我去也」七個字。不覺心中納悶。只好等安撫使回來。聽候參處。這裡足足忙了一夜。天色大明。縣令方纔別去。這一天鎮上各處。格外搜查得利害。可奈絕無踪影。宗仁只是納悶。惟有胡仇心下明白。他却絕不作聲。一連過了三天。看着有人動身去了。知道已經弛禁。宗胡二人。也收拾馬匹。

料理動身。宗仁道。我們的東西在那裡呢。可要取了回來。胡仇道。大哥只管放心前去。包在弟身上。取了回來。宗仁無奈。怏怏而行。一行出了河北鎮。望北進發。這一天胡仇有意耽延。從早到晚。走不到五十里路。便要歇宿。恰好這個所在。沒有村店。只在路旁一個古廟內歇下。喜得這座古廟。沒有閒人。只有一個老和尚在那裡苦修。用了一名香火道人。也是個老頭兒。當下二人叩門入內。說明投宿來意。和尚連忙招呼到方丈裡坐地。一面擺出齋飯。就讓二人在雲堂歇宿。胡仇飽餐一頓。便嚷困乏。要去歇了。拉着宗仁到雲房裡來。悄悄說道。大哥。你看天色已晚。我正好去取東西。你且在此等我。倘是等久了。可不要着急。我這來去。差不多有一百里路呢。你放心安睡罷。我不到天亮就來了。一面說着。一面急急的換上夜行衣。宗仁問道。到底往那裡取去。胡仇道。自然還到鎮上去取。宗仁還要說話時。胡仇已經走出天井。輕輕一躍。到房頂上去了。宗仁暗暗想道。一向只知道他是技擊之流。原來有這個本事。不定鎮上鬧的

事就是他做出來的呢。一時心中又驚、又喜、又是納悶。驚的是胡仇有這等本領。居然像俠客一流。喜的是有了這等侶伴。沿路可以放心。納悶的是他既幹下這個事來。何以三天以來。並沒有一言吐露。把我瞞得鉢桶相似。呆呆的坐在那裡。悶想。一時人聲俱寂。四壁蟲鳴。那一寸心中。猶如轆轤般亂轉。看看坐至三鼓。只得安排就寢。睡到床上。那裡睡得着。只是翻來覆去。好不容易捺定心思。方纔朦朧睡去。一覺醒來。已是天色微明。仍未見胡仇回來。不覺又是耽心。開出門去解手。走到廊下。只見漆黑的一團東西。宗仁心疑。走過來蹴了一腳。忽的那團東西豎了起來。原來是一個人。宗仁定睛看時。不是別人。正是胡仇。不覺大喜道。胡兄回來了。何不到房裡去。胡仇道。弟回來得不多一會。因推了推門。是關着的。不便驚動大哥。就在這裡打一回盹。却也剛纔睡着。於是宗仁解過手。一同進內。胡仇提着一個包裹。進房放下道。東西都取來了。一件不失。大哥請點一點。宗仁道。又何必點呢。只是你把這東西放在那裡。如何把我瞞起來。

呢。胡仇道。我何嘗要瞞大哥。只因那邊耳目衆多。不便說話罷了。宗仁道。那刺客的事。莫不是也是你開的壓。胡仇道。大哥那裡知道的。宗仁道。我只這麼猜着。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胡仇就把當夜如何到安撫使署。如何殺了兩個轎子。如何放了十九個女子。如何留下扑刀。如何遇見狄琪。如何把包裹寄放在鴉巢內。一一都告訴了。又道。昨夜還夢有趙呢。大哥睡了。我到三鼓時候。前去取刀。見他們防備得十分嚴密。我便到馬房裡。及中軍衙門兩處。都放了一把火。要想調開他們。誰知他們人多了。調不靈許多。後來又看見東西屋角上。都伏着有人。憑着我的本事。本可以躲避得過。然而究竟碍事。我就在屋脊上面。故意露了一露影子。那兩個人便一齊趕過來。他們在南面來。我却伏在屋脊之北。等他走近。我只伸手在他兩個腳上。一人拉了一把。他們便倒栽葱的跌下去了。我走過來一看。連那中軍官也圍着觀看呢。我就輕輕跳了下去。走到那中軍背後。把他的腰刀。輕輕拔了下來。仍然縱到屋上。好笑那騷轎子。猶如睡着